

# 荒诞镜像中的文本探索

□王一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年1月  
《女贼》赵刚

早年曾为赵刚小说《K》写过一篇短评，今年又整体阅读了作家的小说写了一篇长评。在感受魔幻叙事的同时，被作家自觉的写作意识深深折服。

《K》叙写了20岁、25岁、30岁和38岁特定时间点中的人物与不同的K的关联，通过碎片式的印象、记忆和意象，在不同的镜像中，从艺术、生活、婚姻和情感等方面考察时间与自由的维度。拨开多重视角的叙事迷雾，可以看出作家探寻、发现自由存在可能性的精神内核。赵刚在解构小说人物的同时，也通过多重视角解构K，毕竟，K的某种精神特质早就融于“我”“你”“他”之中，哪怕以符号的形式存于其中，也会在多维度、多视角的回旋往复中，一不小心闯入作家创设的迷宫里。

赵刚一直倡导独立的“新小说”意识，他指出，中国新小说作家必须以一种更加艺术的方式呈现作家与写作以及世界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也成为他关注生活、探讨存在的方式和途径，并藉此与世界对话，向生活致敬。在对文本不懈的探索中，这也成为作家的创作信条，并形成观察世界、呈现内心的文本独特风格。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女贼》无疑是其创作风

格的集中体现。

如何在沉重压力之下，找到一个放飞身心自由的通道，对于现代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为此，赵刚从最熟悉最现实的生活切入，在沿着生活的既定方向叙写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被放大之后生存的荒诞，早在文本开启之初就已埋下。《一个人或30岁》所表现的对现实的恐惧想象令人心生震惊。“我”在见到成名之后的作家王积之后，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爱情、家庭和孩子的怀疑，并在怀疑中产生解救别人的幻想。在对抗臆想生活之敌的过程中，无不显示出“我”对时间流逝的恐慌，就在迟疑之间，“我”仿佛从17岁一下子抵达30岁，其间除了被生活所迫之外，时间早已被淡忘甚至折叠成了现实，而臆想出来的求救不仅来自外部，更多的是来自内心。这种源自生活的想象和思考一直被赵刚纳入创作内核，通过对生存、对世界的观察和认知，找寻并叙写隐于表层的荒谬存在，业已成为作家创作的动力和途径，这也打通了他与世界的微妙关联。

《赵刚，我祝你玩得愉快！》中，面对生活被意外打破后的无能为力和逃避时，在诸如“赵刚们”的对视中，穿越时空的相视一笑，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叹息和快乐，更多的则是人生际遇中被定格后的瞬间状态，在反讽的黑色话语和情节中，经过时间的调和，最终达成与世界和自身的和解。与二人对视、互为镜像的透视呈现的人生维度相比，《迷路》则以“路”的意象探讨人生的选择命题。在时间的渐行渐远中，谁又能保证不会迷失？毕竟人无法改变既有的现在，谁也无法进到所谓的平行世界里，在另一空间昭示自我。事实上，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选择，正如小说中的罗门一直行走在路上，因为不辨方向从不会迷失，而生下孩子的梦婷沿着罗门可能的方向，走在寻找的路上，这种看似确定的方向致使她彻底迷失其中而不能自拔。就像迷失在《魔方》里的

“我”一样，在墨菲定律作用下，打乱的一切在重建、重构的同时，也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解构，直到“我”成为精神病人的平衡时，又提出新的命题：如果“我”被看作正常的话，与“我”相对的世界肯定疯了，这无疑是在生活魔方带给作家的启示。

透过《窗口》，我们或可窥探赵刚小说呈现的镜像，并随其一起倾听世界、观望世界、思考世界。面对生活泥潭的挣扎、现实镜像的反射，既模糊了现实，又隔离了梦，人在现实与虚幻的不断叠加中，使所有镜像在互为参照中成为可能。

“女贼”卫离经历了家道败落的变故，从简单的非物质生活到对物质的极端追求的蜕变，终致偷窃上瘾成为女贼，她的病态行为无疑是内心与世界冲撞与抗争的镜像反应。与女贼性格迥异的女诗人给“我”看手相，说“我”会爱上女贼的谶言一直没有成真，而女贼最终只以影子的方式出现在“我”的梦中，成为一种意象与世界共存。赵刚常将笔下的人物置于悬崖之边，之后再以调侃的方式促其前行。而我们进入其中时，会不由自主地追随他们，并与他们一起快乐、忧伤或焦虑。在亦真亦幻的镜像中，我们又能否找回自己？

《外星人与自行车》中，作家在“创作谈”里延续了小说情节，在与正文形成互文的镜像中可以想见，世间存在许多隐藏的外星人，同样，精神病作为隐性群体，存在于常人之中。反过来说，正常人又何以证实自身的正常？当立体映现生活的驳杂时，其逻辑背后呈现出的多面性一如魔方。这或许就是作家留给我们的思考。

赵刚在多年的小说创作中，不仅深入发掘小说的内在，还一直执著于文本的探索，小说集中诸如复调（《K》）、戏仿（《卖鬼记》）、互文（《外星人与自行车》）等手法的运用，不仅多重映现生活，彰显文本意识，也为中国新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 零翻译到底是什么？最新回答来了

□杨国萍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年8月  
《零翻译及其话语研究》罗国青

汉语文章中出现外文词语，有些人口头也经常冒出一些英文，这些现象有人称之为零翻译，也有人说是“不翻译”或“汉语保卫战”，到底该怎么看待？江苏理工大学罗国青副教授在他的新作《零翻译及其话语研究》中给出了最新答案。该书304页、计30万字、5章，其中辩证分析逻辑清晰，研究方法与一般翻译学著述不同，令人印象深刻。

作者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零翻译。他指出，普通翻译经历了文字转换，但当语言文字本身成为了翻译对象，不可译出现了，解释性翻译、语用翻译（类比法）、交际翻译、归化翻译等都不能解决问题了，于是出现了借音借义的音译和借音借形又借义的零翻译。只是大家常常与其他形式混淆，如音译发展到为选字增加偏旁部首以符合汉字理据，常见的“目宿”改为“首宿”，这是后来字形演变的结果，并非音译本身，所以“优乐美”（奶茶品牌）译为“U.love me”、“Benz”译成“奔驰”是对原文的创造性翻译或改写，严格的音译选字必须避免因字形而见义的；同样，汉语文章中出现外文词语的语码转换也是利用了零翻译的形式，并非零翻译解决不可译的本来面目，这就弄清了严格的解决不可译的零翻译与滥用之间的区别。

作者还从逻辑上论证了零翻译。那些不可译论者忘记了人可以扩大自己的视野，可以进入对方认识、理解对方，而科学哲学认为不可译的范式交往可以通过“预测成功”的检验方法确定谁的理性标准是好的，从而达到沟通的结果，通俗地讲，就是预测有用给沟通留下了可能，但还有愿不愿意沟通的立场问题，作者划分了人的自我与他者之间主体间的三分逻辑状态，指出翻译在哲学上与人的存在是相通的，人总是要翻译以完善自己的，所以零翻译是“进入对方的逆向式理解与转换为”。

接地气的是，作者紧密结合现实生活讨论零翻译。书中详细评判了几次反对语言污染的“汉语保卫战”以及相关政策的零翻译文化事件，采用（跨文化）交际学、（文化）话语研究、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角，实地考察迁徙移民与外来务工的语内零翻译分布状况，验证其中语言身份和文化身份表征的权力话语，提出了颇为中肯的建议，对现实生活中的零翻译给予了回答，这是目前常见研究忽视的地方。而语际零翻译事件，以前大家都认为体现了权力话语，而作者对创译文学作品、西方散族裔以及新闻外交词语的重新分析，则指出了当前套用福科和费尔克劳等有关知识、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等理论的状况，提出抱着平等、和睦相处以及互相学习的态度对待他者，话语的权力压制与反压制特征就不明显甚至消失，但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交争端报道，则必须坚持外交话语的政治原则。所以零翻译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话语研究中的价值观问题，这是该书提出的新的课题。

此外，该书第一章梳理的国内外零翻译研究现状，为我们了解该领域提供了方便。

# 悠悠唐时风，依依宋之韵

□刘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1月  
《唐宋词小讲》王兆鹏

白乐天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遗憾的是，放眼当代诗坛，作品虽铺天盖地，但有口皆碑者少之又少，为人诟病者数不胜数，以致大众笑诗人们“太疯癫”，诗人们则笑大众“看不懂”——在这样一个诗歌的国度，尴尬怕是在所难免。然而，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国人吹着唐时风，沐着宋时雨，即便是乳臭未干的毛孩儿，亦能信口吟几句古典诗词佳句来，这般“文化基因”还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所以，循本溯源，秉承汲取，把目光投向唐宋诗词等，从灿若星辰的名篇佳作中探寻契合时代的“写作秘诀”，亦不失为一“捷径”。鉴于此，当代的诗人墨客不妨读读王兆鹏的《唐宋词小讲》，即便纯属兴趣使然，权作闲暇之消遣，此书亦不无裨益。

王兆鹏虽然是中南民族大学长期从

事唐宋词教学与研究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且出版过多本词学著作，身兼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之职，但这并不等同于此书为术语连篇、严谨有余而活泼不足的学术论著。诚如是，多数普通读者亦必会望而却步吧。事实上，作者的身份、学养一方面足以保证文章内容的专业性、科学性；另一方面，名曰“小讲”，亦足见作者豁然自谦的明晰态度，通览之下，你定会惊奇于作者在旁征博引而又深入浅出中营造出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艺术世界，亦定然乐于紧随作者的导引去领悟词人的人生智慧，去感受唐宋社会风貌的万千气象，去品味时代风雨中个体生命的种种况味。

《唐宋词小讲》的突出特点，似可概括为体例结构的别出心裁，想象、还原赏析法的创设，以及讲述语言的雅俗共赏。诚然，关于唐宋词的解析之作可谓五花八门，却亦良莠不齐，类似于叶嘉莹先生《唐宋词十七讲》那样的精品委实屈指可数。但叶先生的讲座，亦是按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晏殊、欧阳修及至王沂孙等词人纪传的方式来进行的，由唐初至宋末的时间顺序很明显。此书却将词中艺术世界划分为4个部分：人生、社会、自然和历史，继而又细分为约会、离别、相思、悼亡、亲情、性情、豪情、幽默、都市、乡村、山水、咏物、怀古等13类，除选取各类词中广为流传的经典作品来讲解外，亦兼顾纵横之联系，甚至在那些被岁月淹没的、人们未必耳熟能详的作品中，“有意发掘一些优秀篇章，通过解读它、肯定它，使它今后成为名作，既丰富我们自己的心灵，又丰富我们的文学史”……

意犹未尽处，王教授还经常为有兴趣的读者推荐相关典籍、资料，以参考，以佐证，以补缺，委实难能可贵。

作者在评析中强调：“无论是读词还是读诗，都要展开想象，把语言符号还原成诗人词家所描绘的具体场景画面，进入作品所构建的情感世界和艺术世界，沉吟玩味，领略其风景，感悟其精彩。”此种欣赏之法，注重将传统与现代对接起来，注重解读古诗词时的镜头感和画面感，甚至是“一句一镜头，一词一电影”，每个人在解读赏析时，都摇身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导演，可以揣摩词人思想，“还原”词中情节，体会唐宋风情。譬如，品读南唐后主李煜的《菩萨蛮》，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给予细腻的特写：首句“花明月暗笼轻雾”像是舞台背景，四周布满鲜花，月亮刚刚出来，朦朦胧胧的，水亭旁边有点薄雾，环境清幽；一位美女上来自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往南边去约会情郎；她把鞋子脱了，只穿了双袜子走路，轻轻地，一步步垫着往上走；手中提着绣花鞋，生怕发出一丁点声响……这个一千多年前发生在皇家宫廷里的凄美爱情故事竟如在眼前，似在身边，引爆了强烈的现场感。

因先前这13讲内容的受众大多是大学中文系的学子，所以从语言角度来说，既有通俗的课堂口语表述，又时时兼具专业水准。而在成书之时，考虑到读者可能来自各个阶层，学问基础不同，专业修养各异，作者又“打磨字句，修订讹误”，吸收借鉴，适度增删，力求含英咀华，雅俗共赏，既行云流水，又幽默风趣，足以启迪读者，浚发妙悟灵感。